



游說下

魏志曰袁紹領冀州牧從事



沮授說紹

曰將軍值廢立之

際忠義奮發雖黃巾猾亂黑



軍東傾則青州可

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

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紹喜

王沉魏書曰桓階自伯緒天下亂太祖興義兵袁緒強盛

劉表舉州應之階說其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

有不敗者也曹王雖弱扶義而起兵奉王命以討有罪羨

曰善矣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二

一

魚豢魏典畧曰蘇秦說秦惠王書于上而說不行

蜀志曰曹公追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臣請奉

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

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

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

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

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

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

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

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

能穿魯縞者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大悅卽并力拒曹公敗之於赤壁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是致命之秋事老尅濟則臣主詞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感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敬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馮馮衆以敗事義旗將曰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畱不去

又曰建興初祖遜進說曰晉室之亂非工無道而民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下旣被殘酷遺黎思木人有奮擊之心但悉無所憑倚大王誠能命將帥使若等執爰前驅上爲國家雪恥下爲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起沉溺之民欣於來蘇掃灑中原清復寰宇此千載之一時願大王圖之中宗於是始欲疆理神州

又曰劉牢之屯列洲桓玄至于湖遣牢之族舅何睦說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則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牢之得說詣玄請降

范享燕書曰晉室大亂高祖方經略工東高翔說高祖曰目王公政錯士人失望襁負歸公者動有萬數王今氏敗沒而福宿見尾箕其兆可見矣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追貢使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有辭

於天下高祖深納焉

宋書曰元寇構逆王僧達不知所從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乘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唐書曰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李景略時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略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曰陷於不義軍士願甚義之因退歸私家

又曰柏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質志畧學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書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

太公柳覽

卷四十一

十三

韋昭吳書曰將軍曹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將軍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笑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之

太公六韜曰文王齋戒三日乘田車田馬田于渭之陽宮尙以竿以漁曰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多大魚食之夫魚食於餌乃於緡人食貝祿而服於君故以餌收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也

春秋後傳曰梁以張儀爲齊相楚怒約而攻梁雍沮曰請今解攻雍沮謂齊楚之王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

王老桓儀於梁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梁矣若不勝梁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約也齊楚王曰善乃遽解兵

又曰魏加問春申君聞欲將臨武君有之乎曰有矣加曰曰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曰更羸與魏王處廩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王虛發而下鳥有閒雁來更羸虛發而鳥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比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距秦之將也

大正御覽

卷四百六十二

四

又曰皇甫嵩旣破黃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難得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機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

又曰劉備救徐州刺史陶謙會謙病死伏波將軍陳登說備曰今欲爲使君合衆十萬上可以主主濟人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名竹帛若使君不聽登亦未聽使君得發備遂領徐州

孔演漢魏春秋曰興平元年曹公復正陶謙陳宮說張張曰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願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已鄙乎

魏氏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
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之曰君自淮南已來竿無遺策晉
道克昌皆君爲之今復定蜀威德大震其名高其功著而
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
於既平不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亡彼豈闇主
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
陶朱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娥媚之嶺而從赤松遊乎
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爲全身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欣甚
周載曰薄疑者衛之居士也疑進說衛嗣君以王道嗣君
悅延之以相辭曰疑之母以疑爲賢然典擬議家事既定
則又決之所幸蔡姬故事多不就母子之間猶不免乎蔡
姬之議今人主皆有蔡姬而於臣非有骨肉之親安得不
敗君曰寡人聞命遂相之委以從事

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遠說動也密下
揚州遣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辨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
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
子翼卿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荆
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澗并觀雅頌而云說客無
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曲也因延
幹入爲故酒食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
資器械言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

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思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史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開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王充論衡曰傳稱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掘地爲坎曰能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蘇秦說鬼谷先生泣沾衿張儀下說鬼谷先生泣亦沾衿

劉向說苑曰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日夜相劍於前太子懼患之乃使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請持劍服劍服成乃見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二

六

曰臣有三劍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太子之劍包以四夷裹以四時一用天下服此天子之劍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伏弊之也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說說無窮之弊

韓子說難篇曰不可不察變增之主而後說焉

又說難篇曰凡事以密成亦以洩禍未必其身洩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也

又說難篇曰龍喉下有逆鱗有嬰之則必然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之逆鱗則幾矣

又說難篇曰大怒無所拂悟能言無所擊排然後極聘卿

辯焉

又說難篇曰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四則曰
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也

又說難篇曰凡說得親近不疑而得盡其辭也

鬼谷子曰抵巇音照篇云巇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

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作說事

又曰量權篇云典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亦與亦
者言依於要此其說也

又曰午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尙三
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歸之不疑
注云伊尹呂尙各以至知說聖王因澤釣行其術策

又曰摩章篇云摩者揣之也說莫不難於悉行事莫難於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七

必成注曰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又曰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
注曰人辭說條通理達卽敘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
壅滯卽避其短稱宜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
志務者也

又曰友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嚮注
曰和荅問也因問而言申敘其解如此比目魚相須而行候
察言辭往來若影之隨形嚮之應聲

又曰量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螯蟲之動必先
螯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蟲以甲白
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

又曰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王公避所短從所長

又曰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中下曰叅以立焉變生事
事生謀謀生計計生儀儀生說說生進注曰三儀有上有
下有中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說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見吳王而不得容有言之於王子
光者王子光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
子光曰其貌吾所其惡也客以告子胥子胥曰此易改也
願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子光許之胥說之
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子胥
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十年子光爲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二

八

任子胥子胥爲法制下賢良選陣土習戰鬪六年然後大
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逐北千里昭王出奔

又曰韓城城新期十五日而成段橋爲司空有一縣後二
日段橋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
生能活臣父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橋自扶而上城封人
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一大功矣子必有專賞夫自古及
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曾有也封人子高
出段橋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之者而出之說之行若此
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又曰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曰不若西觀秦王之意
弘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弘曰百里昭王曰寡人之國地

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薛百里之地而欲難寡人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謝之

又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
因其往而與往所因便也

尸子曰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
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
軒隣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
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竊矣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
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
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
松文柏梓柎豫章宋無長木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
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孔叢子曰齊攻趙國廩曰趙使孔青擊之尅齊軍獲尸三
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慎聘趙曰王問以臣愚
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
也歸而葬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三萬費欲無困貧弗可
得也王曰善

又曰五國約而誅秦未入秦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
慎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
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子慎許諾遂見楚王
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王胡不下交乎楚王曰

柰何子慎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楊雄解嘲曰婁敬委輅脫輓三寸之舌案漢書曰婁敬說高祖西都長安

又曰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班固答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二

十

班固答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

又曰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班固答賓戲

班固答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

班固答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三

人事部一百四

辯上

說文曰辯治也

音被
免切

尙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爾雅曰諸諸便便辯也

論語曰便便言惟謹爾

鄭玄曰便
便辯貌

又曰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又曰禦人以口給

家語曰子夏問子貢何人子曰辯人臣弗反也

又曰宰子魯人也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三

一

又曰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莽瀆之野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辯田常欲爲亂於齊後兵欲伐魯孔子謂弟子曰夫魯墳基所處父母之國國危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出孔子許之遂行子貢壹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又曰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者爲楚項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

乃封公爲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君號爲平國

又曰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乃魏使齊齊襄王聞雎有口辨賜金印及牛酒

又曰上問上林諸尉禽獸十餘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念獸簿甚悉次觀其口對嚮應無窮乃拜嗇夫爲上林令

又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柄有之乎曰有之澤曰今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鰓顏蹙鬪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二

二一

今已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食肉富貴四十二年亦足矣乃西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後雄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應侯使人召澤上入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吾相秦豈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澤曰呼君何見之晚耶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祿位貴盛私家之富皆已極矣不退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應侯善之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昭王曰客有新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臣見人衆莫能及之臣不如也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許以澤爲相終如其志

又曰蘇秦初與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藝經
營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爲之士窟窖深二
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窖中使我泣出者則能分人主
之地久蘇秦下說窖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衿次張儀下說
窖中亦泣下沾衿先生曰蘇秦詞說與張儀一體也

又曰楚陳軫詞辯之士也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
重之儀惡軫於王曰陳軫重幣輕信秦使之楚將爲交也
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王以儀言召軫問之軫曰然王
聞楚有兩妻者乎王曰不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長
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復挑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
客謂挑者曰謂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挑者曰娶長者客曰
長者罵汝少者復挑汝何故娶長者對曰居人之所則欲
其挑我今爲我妻則欲其罵人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使
軫爲臣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將不畱臣昭陽將不與臣從
事矣臣必之楚以明臣爲不與楚也軫出張儀入問王
曰軫果欲之楚不王曰然軫天下之辯士寡人遂無柰何
也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楚用爲上卿後軫爲楚使之
秦惠王見之謂曰子去寡人之楚寡人甚思子子思寡人
乎軫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軫曰越人莊舄仕楚
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凡人之思固在其病
也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聽之猶尙越聲今臣

棄逐之楚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酈食其有詞辯年六十身長八尺

高祖謁者曰上好媢罵人不喜儒生有客冠而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食其作色 之曰我高陽酒徒何儒生之有謁者股栗而見之高祖乃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高祖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汝奚爲助秦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宐踞見長者高祖慄然而起拔足揮洗攝衣延食其坐而謝之食其因言六國縱橫王霸之道高祖大悅問其計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二旅而欲鼓行入秦所謂探虎口而餽餓狼也夫陳留者當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堅粟多可以少留臣知其令請使合下之如不聽可舉兵攻之臣爲內應不崇朝而拔之矣於是高祖乃遣食其說陳留合高祖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善梁丘氏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合與諸家論易充宗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病不敢僉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臺抗首而講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枉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上朱云折其角

又曰婁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疎然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云之筆札婁君卿之

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田蚡貴幸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

所作名也孔中盤孟二十六篇

又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屈上以朔口諧給嘗問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喻當世臣朔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欲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卞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三 五

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大害屬少府故合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

太常孟子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

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山甫為光祿申

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魏其風俗故令為之

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

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也孔父為魯事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守郡王

子慶忌為期門夏台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

乃大笑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

奇之至及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合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颯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今時兩主懸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復肝膽効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孰不聽足下願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二

六

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挾不賞之功載震王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將安歸乎故猛虎猶預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狐疑不如童子之心至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佯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其逐之高材者得天下洵洵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何憚誅耶上迺赦之

又曰淮南王黥布反建朱諫之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

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又曰辯士曹兵牛數招權顧金試

孟康曰招金錢事權貴而求事也

事貴

人趙談竇長君等善季布聞十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臣非長者勿與通及曹臣歸欲得書謁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遂使人先發書布大怒曹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之距僕深也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臣揚之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子琰琰之孫早而辯慧祖父琿爲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七

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琿以狀聞梁太后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琿思其對而未知所况時琿年七歲在傍云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琿大驚郎以其言應詔

又曰孔融字文舉孔子世孫也李膺爲河南尹恃才倨傲誠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二入洛欲以觀其人乃謂守門者曰吾與李君通家子孫耳守門者告膺膺呼召問曰卿與吾有何所故融曰臣先君孔子與公老君同德比義則臣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爲主之禮但置飲食不

須問客膺慙乃嘆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曰如何融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言未有善也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

又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悉故事文禮強辯每有奏議對應爲儕類所歸

謝承後漢書曰郭宏爲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主邪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厲目卿士歎伏

又曰郭宏爲郡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三 八

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荅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徐合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使行顯戮今溥天同慶而最雷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人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代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擢領雍州刺史

魏典畧曰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蘇大侯送

以百金家丞問其故蘇大侯曰客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又曰韓宣字景然渤海人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椽冗散在鄴嘗於鄴步行足富於東掖門內與臨淄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閔濼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浪植嫌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馳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椽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諸侯之禮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植知其難窮乃釋去以爲辯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三

九

梁祚魏國統曰黃權來降文帝從容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進蹤陳韓邪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君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敢慕也帝善之

吳志曰孫權問諸葛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太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先有酒色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者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尙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車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問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孫權遣都尉趙咨使帝問曰吳王何等主趙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援呂蒙於行軍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薛綜字仲文沛郡人其先田文封薛因以氏焉避也交州士燮召爲交阯太守及還都蜀使張奉於權前嘲尙書鬪澤澤不能答綜曰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狗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刺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焉

韋昭吳書曰吳使郎中令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問化曰吳魏峙立誰將平臺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於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大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奇其辭

又曰沈珩字仲山孫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之曰侍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又問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不坐宴不與告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嚮應無所屈服

張勃吳錄曰吳興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衆人皆默因號曰謐衆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絕

蜀志曰先是雍閬送張裔於孫權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知也許之遣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谷可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君還必用事西朝終必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僥倖得全首領五十以前父母之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

又曰伊籍字幾伯陽人隨先主入益州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辭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卽對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三

士

曰一拜一超未足爲勞

又曰吳遣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溫問秦密曰天有頭乎密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密曰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姓乎密曰姓劉曰何以知之密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密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嚮溫服蜜之文辨凡如此類也

人事部一百五

辯下 訥

晉書曰王衍妙善立理唯談莊老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又曰謝安常賞袁宏機對辯速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及祖道於沽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一

又曰華譚或問曰諺云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

又曰呂珩問袁甫曰卿亦知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疆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地恒澆也

又曰武帝始登所採築得一王者世數繼此多少帝旣不怡辟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正容儀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意悅羣

臣嘆服

又曰李密字合伯健爲武陽人蜀朝舊臣數使於吳應機

當議吳人稱其才辯蜀平以太子洗馬召張華問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事密曰齊桓得管仲而霸得堅刃而亡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後任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又曰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宋記曰孝武常賜謝莊寶劍莊以與預州刺史魯爽後反叛孝武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陽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先吳郡人也立義無師法而神智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一一

又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音辭雅麗出言不窮商較朱紫發口成句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言聲音如流聽者忘倦蕭萬等三十國春秋曰劉裕爲太尉中書監裕既拜朝賀畢至伏射謝混後來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謂之曰何謂旁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化方使四海解衿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板披撥其衿領悉皆解散裕大悅

魏收魏書曰李諧字虔和博學不倦爲散騎常侍聘梁王衍遣主客郎范胥常謂之曰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是邦故宜在此諧荅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邪

陳書曰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立儒之士
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閒以劇
談摛辭辨縱橫難以荅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
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荅如流簡文深加歡賞

隋書曰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
重不去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
之勢高祖大悅

又曰蘇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
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合望寧
有多才多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
是日拜鴻臚少卿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三

又曰柳誓爲東宮學士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誓尤俊辨
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荅如響

唐書曰薛收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卽日召
見問以經畧收辨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王府主簿

又曰文宗嘗於誕節召白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
御講論於麟德殿屈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
嘉挹之

列子云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賜辨賢於丘賜也去辨不
去詞吾兼有之以事吾也

莊子曰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
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眼博戲其睫流擣其舉

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人之固也

又曰古之王天下者智雖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讒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置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咨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于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楚車南陽趙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四

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耳先生將奈何田巴曰奈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署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衆爲所貫談談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之勿復談也田巴曰謹聞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非常驥裏也豈特千里哉於是緘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淮南子曰智絡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

抱朴子曰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辨人也

太公六韜曰辯言巧辭善毀譽者曰飛言之士

皇甫謐高士傳曰趙惠文王好敏士夾門而容三千人大

子惺患之募有能止王者與千金左右曰莊子必去太子使人奉周周見王曰臣有三劍唯所用焉天子之劍實四夷諸侯之劍正天下諸侯之劍如雷霆之威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庶人之劍上絕頸領下脫肺肝此無異於鬪雞而爭一旦之命也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業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不出宮三月劍客皆伏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人之利口勾辯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辨士舌端武士鋒端

又曰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列陳塵埃張天賜不持尺兵斗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辨哉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五

語林曰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仲思爲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服裏夜還折竹寫之一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荅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游學復歸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于世俗之辯乃探胸中韋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

牛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六國時辨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非形形非色

世說曰郭象儀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劉向別錄曰鄒爽者頗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勝齊人美之頌曰談天衍

說苑曰林旣衣韋而朝齊景公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作色曰夫勝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田焉齊短衣而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而范蠡大夫種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當大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雙乎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六

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年八歲能誦論及賦數萬言性情敏捷文帝嘗詩同好爲主人使嬖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見楨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尙方觀作者見楨故環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白石出自荆山玄岩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理枉屈紆纒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

還宮赦楨復署吏

又曰華譚字合思年十四舉秀才入洛會宣武場座有辯

者朝南人諸君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忽應斯舉衆無以荅譚在下行遙曰當今六合齊輒異人並出吾聞大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所在何常之有昔武王伐紂遷商頑民於洛邑得無吾子是其苗裔耶辯者無以應也

王慎之童子傳曰孔林魯國人年十歲詣魯臺相對客有獻鴈者嘆曰天之於人生五穀以爲之食有魚鳥以爲之肴衆賓咸曰誠如公旨林曰不然夫萬物所生各稟天氣事不必爲人人徒以得智之故蚊蚋食人蛆蟲噉土非大爲蚊蚋生人爲蛆生土公曰童子辨焉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七

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有楊梅孔指示兒此君家果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王弼別傳曰弼年十餘歲好老莊通辨立言

列女傳曰袁次陽妻者持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禮畢次陽問曰爲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駟僮婢數十人黼黻立

黃珠璣之飾耶夫人荅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係于父母

情愛無已欲其豐麗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擬鮑子子都之風不受婦家之送此乃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之志悉

還所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次陽又問曰弟先兄舉酒

以爲鄙高士不爲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

夫人荅曰家姊有朱伯姬之風梁高之行卽操槩於青雲

貞介傲於白日家君庶幾之配舜孔子妻公冶長之義世
乏此賢故其躊躇妾固陋不才遭人則可次陽嘿然悵悵
外聽者曰使君努力何爲新婦所困若是也

傅立七禮曰辯論鋒起探虎摩龍

徐幹七喻曰戰國之際秦儀之徒智畧兼人辯利軼軌倜
儻挾義觀釁相時圖尊位則佩六綬謀貨財則輸海內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愁人主見弄於股堂之上而莫
之知惡也

班固荅賓戲曰子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
殿最

劉邵趙都賦曰辯論之士則智凌徂邱林過東里分摛滯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八

義割辯織理論折堅白辯藏三身

張衡西京賦曰其都游說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

剖析豪釐擘肌分理

張華縱橫篇曰蘇秦始與儀同學鬼谷先生辨說剖毫
釐變詐入無形巧言惑正理人主莫不傾聽

王廣子貢盡讚曰端木英辯才清吐口敷華發音揚

訥

說文曰訥言難也

易曰吉人之辭寡

禮記曰趙文子共言內內若不出諸其口

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史記曰周勃爲人木強少文然可屬大事

又曰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漢書曰曹參爲相遵蕭何之約採擇郡國長吏訥於文辭
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

又曰李廣訥口少與人言屈則畫地以爲陣

東觀漢記曰吳漢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
及諸將多所薦舉

又曰楊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自建武時常居上公之位終始親愛
諒猶質簡而強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

大正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九

又曰劉昆字恒公陳留人建武五年舉孝廉除江陵令時
縣連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虎皆
負子渡河微爲光祿勳詔問前在江陵何德政而致是耶
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
諸策

又曰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主彪爲諸生
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

續漢書曰何休任城樊人朴訥而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魏畧曰嚴翰善春秋公羊可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
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常數與翰辯短長
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晉書曰郭林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張詮南燕書曰慕容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

北史曰牛恒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至陛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臣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

隋書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訥澁有才學大業末官至平郡書佐

老子曰大辯若訥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為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張騫文士傳曰左思字太冲貌惡不揚口訥不能給談默而心解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四

一

又曰成公綏口訥不能談論嘿而內朗人有劇問以筆墨荅之

裴啟語林曰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為云艾艾終是幾艾答曰譬如鳳兮鳳兮故作一鳳耳

立宴春秋曰子朴不好戲弄口又不能戲談

崔琰述初賦序云琰性頑口訥年十八不能會問好擊劍尚武事

紀騰表孫皓曰臣稟氣淺薄體不及衆形容短陋訥口弱顏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五

人事部一百六

謳 歌 謠

謳

說文曰謳齊歌也

左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又曰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寶慰我心

漢書曰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誦謳思東歸師古曰謳

太平御覽 卷四一六十五

齊歌也 多道止還者未至南鄭在道即止

歌

釋名曰歌柯也所歌之聲是其質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

說文曰歌詠也

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史記曰曹叅為漢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

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

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清貴震天下天下歌之生男無喜
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石顯與中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友黨諸附
倚者多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充宗客耶印何累

累耶綬耶何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白姓公 爵也復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標陽注渭中二百里至溉田四千五百餘頃

因名白渠民甚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白渠起後舉挿爲雲决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糞

且溉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又曰馮立字聖通爲西河生郡與兄野王相代政行相似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二

吏人嘉之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

聖智惠吏人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又曰王氏五侯爭爲奢侈大起策室百姓歌曰五侯初起

曲陽最怒瓌决高都建境外社土山漸臺象西白武曰武 殿名

後漢書曰皇甫嵩討平黃巾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

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

復汝居

又曰劉陶除順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愜然不

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曰

厥德仁明忠郭喬卿正朝廷上下平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荆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鶯含哺鼓腹烏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了斯時美矣岑君於戲在茲又曰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人有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忝古賢天報施

司馬彪續漢書曰賈琮爲交州刺史歲間清平百姓安士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曰李燮拜京兆尹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如愛如母訓如父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三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削火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生禁火人安堵平生無襦今有袴

又曰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聞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朱暉爲臨淮太守歲常豐熟人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吳錄曰彭循字子陽毘陵人建國二年海賊下儀等萬人

據吳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令循與儀相見陳說利害
應時散民歌之曰時歲卒賊縱橫大戰強弩不可當賴遇
賢令彭子陽

又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逆父老歌
之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晉書束皙傳太康中都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
注衆謂哲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
零零我黎以育我稷以成何以疇之報束長生

又曰鄧攸爲吳郡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
稱疾去職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
數千人畱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四

曰纔如打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又曰徐州刺史呂度檄王祥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
受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虞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
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民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
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引駕之功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鬪字道明蔡謨字道明皆有名譽
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
荀葛廉清

王隱晉書曰應詹爲南平郡郡人歌之曰亂離旣著殆爲
灰朽僂倖之運賴茲應后蔭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

恩猶父母

崔鴻前秦錄曰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風變百姓歌之曰長
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人
黎

又曰符堅時鳳皇集于東闕人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
翼淵武聖后饗齡萬億

崔鴻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渠澮興造稻田長老歌
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人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唐書曰顏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
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
恤境內禮讓大行邑人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五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
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三日而人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其冠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吳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
利相與歌曰鄴有吳聖令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占斥鹵
生稻梁

世說曰郗超王珣並以雋才爲桓溫大司馬所眷珣爲主
簿超爲記室參軍超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鬚
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常璩華陽國志曰吳資字元約爲巴郡太守屢復豐年人
歌之曰習書晨風動澍雨潤黃土我后恤時務我人以饒

劉向新序曰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千金之劍以帶三墓

陳畱耆舊傳曰爰珍除六合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曰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襄陽耆舊傳曰山季倫每臨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我高陽池也襄陵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醕酤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

又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謠曰美哉明后雋哲惟疑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文武播暢威振遐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六

謠

爾雅曰徒歌曰謠

漢書曰石顯失權數月丞相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薄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立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鷹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鷹鹿菟去牢與陳石無徒

袁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置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大學生三萬餘人勝天下士士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謠曰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

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好交有荀伯天下英秀
有叔茂天下水楞王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
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英才趙仲經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霸會爲稽太守越賊束手歸附童謠
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皆休

又曰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
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漢家貨泉當復也

又曰桓帝時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范滂中人以下共
嫉之作七言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東觀漢記曰王渙除河內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
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七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闕有誤瑜必知之
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晉書曰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
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
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忠應其名者耳

又曰杜預遣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拒
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直至帳下虜歆
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伐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
陵

又曰太始中爲賈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
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王隱晉書曰裴秀纔十餘歲叔父徽有聲名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杜預開楊口起夏口水道洪洞達巴陵經十餘里內寫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爭智名與勇功

又曰潘岳字安仁清辯能屬文早辟賈充府太子舍人初爲河陽令以任次宜爲郎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鞞和嶠刺促不得休

崔鴻後趙錄曰張樓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人謠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八

崔鴻前秦錄曰符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先是隴右大霖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

洪

又曰初符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白龍男便爲王女便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海堅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侍中魚遵

趙書曰劉膠討陳安於隴城安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堅戍不下城內得安死力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驅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驟驄駿馬鐵鍛鞍十尺大刀配齊鍛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知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地才十騎俱盪九騎

留棄我駮馳攀岩愁天大降雨迨者休阿呵嗚呼奈子何
嗚呼阿呵奈子何

又曰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
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衲裘
不識寒暑斷他頭

又曰燕人龐世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刻人物咸懼疾之
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
之日無弔賓弔賓不來所因由性刻苛寡所親

隋書曰韓擒虎先是江東有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
涖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
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至是時方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九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抱朴子曰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

益部耆舊傳曰王恂字少林詣京師於客兒諸生病甚困
生謂恂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聞姓

名呼吸因絕恂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
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匹到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
隨風以來後恂騎馬突入金彥父見曰真得盜矣恂得狀

又取被示之彥父悵然日被馬俱合卿有何陰德恂具
堇諸牛事彥父曰此吾子也遣卿彥喪金具存民謠之曰

信哉少林世爲遇與被走馬與鬼語

陳雷者舊傳曰吳祐爲恒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
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畧署焉知人
處

商氏世傳曰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
亮按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
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常璩華陽國志曰閻慮字孟度爲縣竹令以禮讓爲本童
曰閻君賦政明且咏獨苛去碎以禮讓

劉恭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
倚柱看及惠愨之間關內殲破浮血丹溧張軌擁衆一方
威恩共著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十

人事部一百七

嘲戲去自費又罵詈其類部一肉一百斤其類部

嘲戲去自費

說文曰嘲調戲相弄也

又曰戲弄也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又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又曰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左傳曰宋萬歸宋宋公嘲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

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

戲而相狎曰嘲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一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

漢書曰上以東方朔為常侍伏日詔賜從官肉朔獨拔劍

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即懷肉去上問朔曰不待

詔割肉而去何也先生自責朔曰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君細又何仁也

上笑曰令先生自責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一百斤使遺

細君

東觀漢記曰光武令王霸至薊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郅市

中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而還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教授數百人曾畫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情夢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使優人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瑾子恪詩筆益兩字曰之驢人伏其敏權卽以驢賜恪

蜀志曰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是也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二一 裕卽荅曰昔有士作上黨潞長遷爲涿郡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晉書曰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戒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且晚起五夜蚤眠六捐百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不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楮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不但明目乃亦延年

又曰謝敷傳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古者以隱士當之
譙國戴逵有美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
吳人云吳中有高士求死不得死

又曰謝萬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
時月夜明淨道子嘆以爲佳萬率爾曰意謂不如微雲點
綴道子因戲萬曰卿居心不淨乃復疆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何克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糜費巨億親友
貧乏無所施匱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太大
勇邁終古克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爲卿圖
作佛不亦大乎

又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三

可勿作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
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聞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
矢隱曰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
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袁山松欲以女妻謝混王珣曰卿切莫近禁衛初元
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下一爵尤
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衛故珣以爲戲
後混果尙主

又曰郗詵遷雍州刺史東堂會送武帝問詵卿自以爲何
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
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與戲耳以不足罪

又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耶

又曰郝超爲桓溫忝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所重府中語曰髯忝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又曰潘京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板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荀伯子嘲之曰呼爲妳母承天曰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又曰袁淑意爲誇誕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以此爲戲爾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四

齊書曰隋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義欲操宋書終不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又曰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藜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又曰謝超宗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因牛驚踣足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梁書曰朱異遍洽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尙書令沈約誠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

逡巡未達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陳書曰徐陵使魏魏人授館晏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

嘲陵曰今日之熱當因徐常侍來陵卽荅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隋書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妥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隋書曰麥鐵杖考功郎竇一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竇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

惠

又曰鄭譯少爲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歛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玩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五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卽日擢拜諫議大夫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日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齊無人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楚也

莊子曰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焉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凰而徒遭鸞雀耳坐者俱笑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謬堯舜
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尙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爲人未以
飲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
酒者蓋其勒勵采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欣然曰吾弗戲
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翦梧葉以爲珪授虞曰
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公請曰天子封耶成王曰余一
人與虞戲爾周公曰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
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虞于唐

裴啟語林曰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掉櫓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六

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刺杼而掉櫓女荅曰丈夫何不
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鍾語祖曰我汝穎之士利如錐
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
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

劉義慶世說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祖公見藥中有遠
志公問謝此藥又曰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卽荅郝參
軍荅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鄧艾口吃語艾艾晉文王戲之曰爲云艾艾故是幾
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宴見蜀使費偉逆敕羣臣使至伏

勿起禕至權輟食而羣下不起幃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驟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愛植梧桐以待鳳凰是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劉昶幼童傳曰張玄字祖希年八歲戲齒先達知其不當故戲之曰君復何爲聞狗竇玄答云正使君輩從中入

罵詈

釋名曰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

又曰詈歷也以惡言相觸歷

音力智反

左傳曰冉堅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戰國策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鷄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逾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七

自信欲霸之函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者爲無頭之冠以是示勇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史記曰陳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月餘不下卒衆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不罵者原之

漢書曰項羽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

又曰陳豨反上自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合將者昌見四人上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地上以爲將又曰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汲黯於上前憤發罵曰天下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

又曰王莽卽僞位使安陽侯王舜索傳國璽太后知爲莽
求怒罵之曰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
不可得

又曰魏豹叛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豹曰人生一世
間若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吾
不忍復見

又曰張敖爲趙王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旦暮上自食高祖
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等怒謂趙王曰今王事皇帝
甚恭而皇帝無禮請爲王殺之

又曰韓信平齊使人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詈曰吾困
於此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敖陳平附耳語之漢
大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八

王寤復詈曰大丈夫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
又曰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
灌夫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
灌夫乃罵賢平生毀程不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效女兒
曹沾囁耳語耶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
罵之遂戰破布陣

又曰呂后召趙王周昌令王稱疾不行呂后大罵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也

又曰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
見問醫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

尺斂取天下此非天命乎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曰我乃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

范曄後漢書曰王允與呂布謀令騎都尉李肅并勇士千餘人趁掖門內以待董卓卓將出馬驚不行肅以戟刺之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

又曰李儻等共追乘輿大戰恒農東澗射聲校尉祖儁被瘡隨馬李儻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儻披殺之

續漢書曰董卓爲司空辟蔡邕稱疾不就卓大怒冒曰我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九

力能族人邕不得已及到署祭酒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畧嗜酒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吾懼其死也

魏志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拷問所傳語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遂汝去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關羽爲羽所得羽謂曰我欲以卿爲將何不早降德曰豎子何謂降也遂爲羽所殺

又曰劉備爲豫州舉袁渙爲茂才後爲呂布所拘布欲使渙作書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從呂布大怒以兵脇渙

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面色不變天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辱人渙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吳志曰孫峻誅諸葛恪臨淮藏均表乞收葬曰令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又曰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又不見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遂將騎五六百人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

王隱晉書曰段正碑弟文鴛與石勒戰勒呼曰大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復戰請釋伏語鴛罵曰汝爲虐久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忍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十

爲汝所擒遂下馬與戰

山海經曰若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豚赤若丹火好罵人

賈誼新書曰紂自謂天王而桀自謂天父已滅之後民以相罵

禰衡別傳曰禰衡著寬布單衣練巾坐曹操大營門下以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先祖無所不至營令史入啟言外有狂生禰衡言語悖逆請案科治操聞之嘿然良久乃赦外具上廐馬三匹并騎二人挾將送置荊州黃祖遂令殺之

吳質別傳曰魏文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上將軍曹真肥領軍朱樂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扣刀瞋目

曰言非敢說吾斬爾遂罵質案劍曰曹子丹吳質吞爾不
搖喉何故恃勢驕

楊雄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賊罵婢曰獲
桓譚新論曰哀帝時有才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和
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憂而逐人

列女傳曰安定皇甫規妻年盛色美董卓不以輜駟百乘
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卓使侍者悉杖刀圍之妻知不
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取欲行
非禮於爾君夫人乎卓乃以其頭懸車輕鞭撲交至遂死
里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十一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六

漢書曰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取欲行
非禮於爾君夫人乎卓乃以其頭懸車輕鞭撲交至遂死
里下

列女傳曰安定皇甫規妻年盛色美董卓不以輜駟百乘

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卓使侍者悉杖刀圍之妻知不

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取欲行

非禮於爾君夫人乎卓乃以其頭懸車輕鞭撲交至遂死

里下

見茂之面茂然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
曰是參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

又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賦起亦
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幾乎

公羊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
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子也

又曰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
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爾雅曰坎上樽樽喜也

論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又曰上矢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又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桴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

尚書中候曰維王既誅崇侯虎諸侯貢萬民皆喜
鄭立曰王文王

也貢國異物色也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愔前歌後舞

鄭立曰愔喜也樂大喜前歌後舞也

春秋元命苞曰兩口御土為喜喜得明心喜者為熹熹天

心宋注曰心為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盛所以為喜也今於口關土發一盡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為兩口士

也喜得明
得所喜也

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蠢也蠢蠢者喜樂之貌

國語曰伯宗廟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

朝諸大夫皆謂我似陽子

知有似也陽子陽處父也

對曰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於身子喜焉

戰國策曰呂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

周大喜

又曰孟嘗君出行至楚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

往見孟嘗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象牀之

直千金傷此若髮標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

先入有寶劍願獻之戊曰諾入見孟嘗曰諸國所以皆致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三

相印於君以國事累君者誠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今君至

楚而受象床所未至國將何以待君孟嘗曰善戊趨而出

孟嘗君曰今子舉足高志氣揚何也戊曰臣有大喜三重

之以寶劍一孟嘗曰何謂也戊曰門下數百人莫敢入諫

臣人諫一喜諫而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三喜

史記曰趙使藺相如賁壁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

如奉璧秦王大喜傳壁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又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怪之孔子曰

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

又曰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潢盛

沙水壅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韓信怯也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擊殺龍
且慶雲喜氣也
又曰慶雲喜氣也
又曰呂后謂高祖曰季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
季高祖心喜
又曰邑中人民嘗俱出獵任安爲人分麋鹿雉兎衆人皆
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則平也

漢書曰朱博爲左馮翊長服大姓高方禁少時盜人妻見
斫割看類傳聞以仇事召視其面果癩博辟左右問方禁
是何劉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博欲洒鄉恥能自効不方禁且喜具懼對曰必死博因親
大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四
信以爲耳目

又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大喜也
又曰英布閒行與隋何俱歸漢王方踞牀洗召布又見布
大怒悔來欲自死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
喜
又曰韓信投漢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卽亡何聞信亡不
反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匹上怒如失左右手
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

又曰呂須嘗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於呂后
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

之私喜

又曰翟方進隨父至汝南蔡父奇方進形貌有封侯骨方進既厭爲小吏聞蔡父言不覺心喜

又曰匈奴單于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忻喜

謝承後漢書曰盧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續漢書曰荀爽嘗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見慕如此

東觀漢記曰上謂鮑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卽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怪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五

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卽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卽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爲魯郡太守

又曰賈復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詣洛陽拜左將軍

又曰梁鴻妻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之妻也字之曰德耀孟光

又曰顯宗二年上西巡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歡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歡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歡喜陛

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懼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歡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堯臣七歡喜

又曰上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

又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來奉迎

魏志曰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戲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加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加出亦喜曰真吾主矣遂爲司空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六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選權大喜肅將入問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孤特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日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

王隱晉書曰石琚問袁甫壽春以西何以常早東何以恒水甫曰東是吳人新附積憂成陰西是中國新平吳寶美人皆入志盈心滿長歡故早

孫嚴宋書曰劉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素曉天文知晉室當復又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旣吞矣吾當復

本土乎

齊書曰謝超宗詣東府其日風慘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巡醉氣核出太祖封之甚歡

崔鴻後秦錄曰秦來祆星見於東井尹緯知秦將王心喜踴躍向天再拜

唐書曰陸贄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工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於顏色其寵待如此

周書曰人有五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喜色油然而出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七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願聞一言生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攝

蓋忘五度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

張勃吳錄曰長沙桓王在歷陽遣書呼周瑜瑜將兵五百人船糧器仗星夜馳赴王大喜執瑜手曰卿至諧矣

又曰吳王之女有所怨王者遂自殺王痛之葬於昌門外文石爲柳高墳深池珍玩人馬以狗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劍夜飛去楚楚昭王覺劍在其牀首昭王召風胡子而問焉對曰越獻劍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過則去適他國聞

吳王墓女奢侈以人從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

胡冲吳歷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爲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諮問進取之術慈曰州郡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者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中而慈至策大歡喜常與叅論軍事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詡勸繡歸曹公怒曰紹強又曹公與吾有讐不可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之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繡從之歸曹公曹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君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八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玄入問討禦之方謝安夷然無懼色玄等既破賊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畢攝放牀上了無喜色還棋如故客問之安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客罷還內過戶安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驕惰鎮物如此

太公六韜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

又曰文王拘羑里求天下珍怪而獻之紂大喜殺牛而賜之

曹操別傳曰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

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
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
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數
十里騎求操者多操開帷叱之皆大喜始寤是操
雷煥別傳曰張華以煥爲豐城令得雙寶劍乃送一劍與
華自留一劍華得劍甚喜曰此干將也

郗原別傳曰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
三郡克單于還太祖曰孤返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
者獨郗祭酒耳言訖未艾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太祖
大喜攬履而起遠出迎謂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
不來而能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九

零陵先賢傳曰劉巴入益州牧劉璋見而驚喜每有事咨
問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入必有爲不可內也既入
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璋不聽巴閉門
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
甚害

別異記曰華子魚爲諸生寄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生男頃
兩吏請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
當定奈何往乃前向子魚拜將出並行其語曰當與幾歲
一人曰當三歲子魚後三年使往視之兒果已死子魚喜

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六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

天云有瑞徵豈有是乎賈曰有人夫目矚得酒食燈大花
得錢財鴉鵲噪則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也

晉朝雜事曰明帝入幘不正元帝自爲之正明帝大喜

莊子曰凡交近則靡以信遠則必忠以言以言必或傳之
大傳兩喜兩怨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
言兩怨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則信之

列子曰鄭人有蕭於野者遇駭鹿從而擊之驚恐人之見
也遽藏諸隰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
遂以爲夢焉

又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疇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
大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七 十

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
孟子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
曰奚爲喜曰其爲人也好善

又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抱朴子曰人主有道國無癩政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日
不蝕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多洩嘉瑞並臻災屬寢
滅此則天喜也

呂氏春秋曰湯聞伊尹賢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
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佻氏喜以伊尹爲

媵送女

顧子曰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人事部一百九

樂

憂上

樂

說文曰樂極也歡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王在鎬凱樂飲酒

禮記曰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又曰子貢觀於厓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厓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一

左傳曰公入而賦夫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夫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又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又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

始強

又曰梁王魏罍會諸侯於蘭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曰昔楚王登疆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皇其樂忘死曰後代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國者今君前夾林後蘭臺疆臺之樂可無誠乎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又曰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

袁宏後漢記曰光武嘗聽朝至于日側講經至於夜半皇太子從容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又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遊以自寬上答曰吾以爲樂也

王沈魏書曰太祖告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七

六云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二一

獵以自娛樂

裴子野宋略曰廢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讀與左右引舡唱呼以爲歡樂

管子曰桀放虎入市樂人之驚

宴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破裳自鼓盆問左右曰仁人者亦樂此乎宴子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君無禮何以臨下景公請易衣冠也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宴子前駢歎門曰君至宴子立於門曰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宴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

人臣不敢預焉又移於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門曰稱不

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預焉又移於梁丘據據左 琴
右擊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微二子何以治吾
國微此一臣何以樂吾身也

文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也

列子曰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
顏回回援琴而歌孔子問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諸
夫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邠之野鹿裘帶索鼓琴
而歌孔子曰先生所爲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
人爲貴吾旣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旣得
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是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三
行三樂也貧者人之常死者命之終處常待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自寬者也

又曰林類年且百歲辰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
孔子適衛望之謂子貢曰彼叟可與言子貢逆之瓏端面
之歎曰先生會不悔乎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吾所以爲
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
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又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又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饑溺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又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又曰梁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四

荀子曰子路問于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未得則憂不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

淮南子曰合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楫比面立于殿下曰昔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于京臺京臺者南望獵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歸若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

又曰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

樂不以慊爲悲與陰俱閑與陽俱開與子夏心戰而躍道勝而肥聖人不以身徇物不欲人爲而自樂也

顧子曰遇其樂也則欲荒淫流湏逮其喜也則欲歡笑鼓舞荒淫則傷義鼓舞則虧風

又曰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

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柔

且爾三樂披褐懷王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五遇千載

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

又曰或曰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聖人之陳迹甲子

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

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子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五

可得無好乎

賈誼書曰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道自單父始父老

謂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自刈刈

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不資寇三請宓子不聽俄而麥畢資

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年失麥身年

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

慙曰使宓可入乎吾豈忍見宓子哉

楊雄連珠曰臣聞天下三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

物遂無有天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

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也

莫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士樂業民之樂也

劉向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維樂其使人遣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燭諫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至有治國者且安得樂此海也

譙周法訓曰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劉向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也昭王燕遊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六

蔡姬在左右越姬驂乘駟以馳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吾願與子生死若此蔡姬曰故願生俱樂死同時願謂史書之

楚辭曰樂莫樂於新相知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乃捧甕承曹銜盃漱醪無恩無慮其

樂陶陶

曹子建筮篔引曰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憂上

說文曰憂愁也

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又曰當其憂悔吝之時纖介不可慢也

毛詩曰踧踖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禱假寐永歡惟憂用老

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又曰未見君子我心則憂

左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又曰吳公子扎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史記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則戰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勇士

入不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七

恐楚之圖秦也今武安君死鄭安平叛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又曰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草藁未定尙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乎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王怒而疎平平疾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蜀志曰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劉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

又曰進在青泥與關羽相距今不往救進必尅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

沈約宋書曰武起桓玄聞之便憂懼無復計或曰劉裕

等衆力甚弱豈能有成陛下何慮之深立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擣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復怨於吳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憂苦其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華陽國志曰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舉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分憂刺客入耳

山海經曰牛首山有草名曰鬼目其葉如菜其莖赤而秀如禾服之不憂

又曰霍山有獸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可以忘憂又曰此湖之中其中多儵音稠魚其狀如雞而赤毛白尾大

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忘憂

又曰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東之齊夫子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管子有言曰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也

列子曰孔子謂顏回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之有憂之大也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也

孟子曰憂以天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

卷第四百六十八

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終

吳興陳杰分校

人事部一百一十

憂下

憂下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
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
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之中夜而泣涕其偶
曰子何為泣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是以泣也偶曰衛世
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獨泣為嬰曰偶相反也今衛世子
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九

一

毛詩節小弁曰踳踳周道鞠為茂草疏疎平易貌也我心憂傷惄

焉如禱假寐永歎惟憂用老惄思也
驚心衰

毛詩杜舟北門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
其志爾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殷與也北門背明白陰箋云
自從與者論已任於闕君猶

行而非北門也
心為殷殷然也

左傳僖上曰秦伯獲晉侯以歸秦穆大夫與太子轘引與
女簡璧舍之靈臺薦之以棘有京北鄂縣
周之故臺也夫人請入公曰

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可圖晉憂重其怒也

左傳宣曰苟揀父請死晉侯欲許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聞兄國相乎

五年襄六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

左傳曰昭元年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楚伯州黎曰此行也辭而
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黎曰子姑憂子暫
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謂棄功在昭十三
年棄疾有當璧之命

史記曰應侯任鄭安平使將擊趙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
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在人而所任不善各以
其罪罪之應侯當收三族王稽爲河東太守與諸侯通坐

太不御覽

卷四百六十九

一

誅應侯曰以不擇昭王臨朝歡息應侯進曰臣聞主辱臣
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之楚鐵劍
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
之圖秦也今武安君死鄭安平斬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
吾是以憂

會稽典略曰越王近侵於強吳遠愧於諸侯乃脇諸臣而
欲與之盟吾欲伐吳柰何而有功羣臣未對王曰夫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而見而難使者計傀官卑年少其
居在後舉手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夫不能
也王曰何謂也倪曰夫官位財弊王之所輕使死者士之

所重也王愛所輕貴士所重也豈不難哉

辛氏三秦記曰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患遇善風二十日得過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有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

燕書曰慕容恪之威聲振於外敵初烈祖崩晉人喜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尙存所憂方重耳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列子曰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問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孟子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九

三

下忘反謂之流從上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忘先王無流連之樂荒忘之行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董安子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廐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合官奉多力之書曰數百欲以獵戰也憂憐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問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孫卿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已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後而林木之殘

楚莊王獵也援捷踰依木而處故後林以

宋王亡其珠池魚爲之殫文澤人而林木憂憂見及也

又曰夫捧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喫右之樽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

又曰數匹之壽憂天憂之亂猶憂河水少泣而益之也猶匹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之年不龜三千歲蜉蝣過三日足以憂天下之亂使水之多也

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以璧衛君大說酌酒諸大夫皆喜南子獨有憂色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

又曰魯有賢女次室之子年適二十明曉經書常待立而六云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四

吟涕泣如雨有識謂之曰汝欲嫁耶何悲之甚對曰魯君年老太子尙小憂其姦臣起矣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王承字安期東海內史登琅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太傳云當爾時形神俱往

又曰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既登祚入太微帝惡之時邾超爲中書郎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計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斯之慮臣爲陛下保之簡文因頌席仲初詩曰士

痛朝危臣哀主辱臣聲甚悽陰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超又情公字方回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衡思患

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譬因泣下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都督已被閒搆內懷憂懣聞衆軍
驚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極曰我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幕士橋下債

樂酒置左側諸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門前若見人騎持
從來汝便可取酒藥與我俄有行人乘過馬翼便進酒工
語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誤殺我

楚辭曰心不怡之且久

性

憂與憂其相接

續

惟郢路之遠

遠兮江與憂之不可涉

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其若歲惟郢路之遠兮魂一
夕而九逝

又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仰天歎息楚有先王

六本御覽

卷四百六十九

五

之廟及公卿祠堂見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及古賢聖
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情懣舒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江湖之間憂愁歎吟曰

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欣然樂時過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
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敘其辭以相傳焉

楊雄連珠曰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
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
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
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女工樂業民之
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山海經讀曰焉得鬼草是樹是執服之不憂樂天儀世如

波浪舟任波流滯

懼

東觀漢記曰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次次元被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乃止

又曰龐萌還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繫而將軍聞之夜告臨淮楚國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生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懷懼

國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

太不御覽

卷四百六十九

六

懼里克奈何優施曰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

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如也孟昭也

者肉也我教茲暇豫事君言我教里克暇安樂對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

不若烏鳥吾吾財遠之貌言其智會不如烏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葛落喻茂木喻衰盛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對曰其母爲夫人其

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謗不可謂枯乎

言申生無母又被謗可不謂之枯乎

吳志曰劉備請京口見孫權求都督荊州權借之共拒曹

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孫權曰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操合有威力初併荊州恩信未著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

之致也爲衛黨計曹公聞以上地借備萬作書落筆於地

石勒別傳曰勒治門闕至峻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

問門吏馮翊門闔有限走向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時號胡曰國人翫見問懼設對忘諱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向卽呵制不可與語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制勒嘆曰胡正自難與言怒翊不問鞭犯門者沒所乘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臣之祿也身安得無死遂辭而行北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則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至公門刎頸而死

幽明錄曰吳末中書郎失其姓名夜讀書家有重門忽聞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九

七

外戶門皆開恐有急詔戶復開一人有八尺許烏衣帽持杖坐牀下與之熱相視吐舌至膝于是大怖裂書爲火至曉雞鳴便去門戶閉如故其人平安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

人事部一百一十一

貴盛

釋名曰貴歸也物歸所仰也汝穎言貴聲如歸唯之歸也
易曰貴而無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
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令皆斯
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驚困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
大平御覽 卷四百七十 一

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者也

又曰衛子夫立爲皇后弟衛青封爲長平侯三弟皆封爲
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怨獨不見衛
子夫

又曰蘇秦師于鬼谷先生後得周書陰符讀之以揣摩因
說六國以拒秦爲從約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
騎輜重諸侯各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王聞恐懼除道
使人郊勞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漢書曰帝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江陽侯逢
爲高平侯根爲曲陽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榮貴絕代
又曰今日禪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七世內待何其盛也功

臣之家唯金氏親近貴寵比于外戚

又曰楊僕宜陽人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黃乘三組以誇鄉里

又曰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乘珠輪者十人

又曰項羽屠咸陽殺子嬰收貨賂婦女而東秦民失望于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勢可都以伯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

又曰主父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七十

二

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反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慕途遠故倒行逆施之偃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曰始貧時昆弟不我內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

門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

別藏張氏無名錢以五百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昌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响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此由滋驕治常有數十妻妾乘輪駟

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里震服百蠻

又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

三百拜畢合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歸漢司隸校尉
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君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
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爲天下盛
族

又曰何比干字長卿武帝時爲丹陽都尉有湯德嘗獨坐
天大雨有一老母詣比干而衣不濡比干怪而敬焉臨去
懷中出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爾子孫當佩印綬
如此冊數

陳書曰征南將軍歐陽頎時頎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濛
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日獻珍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七十

三

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

隋書曰觀德王雄傳或奏高穎朋黨者上次陽亦至以徒
太傅封都鄉侯四葉五公

謝承後漢書曰梁不疑子爲穎陰侯亂子爲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
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氏在位二
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

東觀漢記曰馮異潁川人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
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史皆會使中大夫
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

又曰中元年以竇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破西羌還是

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尚三公主賞賜恩寵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又曰鄧訓五子及女弟爲貴人立爲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同三司封始自隲也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又曰耿氏自中興以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

又曰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爲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七十

四

執金吾懷將作大匠光祿勳

又曰馬芳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加置椽舍史位在九卿上絕席詔封防兄弟三人各三千戶防爲潁陽侯身帶三級防子鉅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兄弟奴婢各千人已上

又曰竇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竇友嗣子固尚涇陽公主穆長子動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二侯三公主四千石自祖至孫官廡弟相望奴婢千數于朝成功臣莫與爲比

吳志曰士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鐘鳴鼓備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

香者諸弟田圃極膏腴市買郡國市物相屬於道堂前羅鼓鐘立曲旒

如淳族旗之名
通用白旒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珍物狗

馬玩好不可稱數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比

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爲侍中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執事用權五侯驕奢並作威

福

又曰天子見樂大說之乃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大印

卷九百九一五

五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車馬帷帳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齋金十萬斤數月佩六

印貴震天下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傳曰爲震主彪四葉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

司馬彪續漢書曰袁安字召公桓帝初遷太尉有子逢成隗字周玉靈帝時爲司空隗字詰日之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

機親覽穎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穎虞慶則蘇

威稱爲四貴

又曰楊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紀弟及族父異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謝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

唐書曰竇威拜內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證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帝爲籐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四爲外戚至于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尚祖笑曰比兒關中人與崔盧爲大平御覽 卷四十一 七十一 六

婿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以貴乎

又曰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又曰姜皓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皓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由爲潤州長史玄宗卽位召拜殿中少監召入臥內命之捨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以擊毬聞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皓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令徙植于其家

又曰崔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趨秦省闈每歲時家宴組佩蟬帥以一榻置笏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

外族屬無總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

又曰楊汝士有時名遂歷清貴其後諸子皆至卿爵爲皇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劉義度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幾人答曰三相五侯將軍十餘皓曰盛哉陸曰臣聞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也當今政荒人弊臣何敢言家之盛也

荊州記曰自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舊說其閒雕墻峻宇閭閻填列漢靈帝末其中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十

七

朱軒軒耀華蓋接陰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鄴縣刻石銘之

雜鬼神志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常遭飢荒羅鼎鑊作糜噉糜之聲聞數十里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墾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生于有晉人物盈朝袞衣疇躡六世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瓌奇光昭合同已獨步于古今拊萬姓而駭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歎曰自八龍以後榮寵莫二爲天下貴門

蘇子曰夫帶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組戴貂鷖之尾建千丈之城遊五里之衢走平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

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

吳興陳燕分校

左思咏史詩曰金章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七十

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終

吳興陳燕分校

